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方 姚 文

莊 趙
適 震
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

學 生 國
叢 書

方

選 註 者
主 編 者

莊 趙 王 朱
適 震 雲 經
農 五

姚

文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民國廿二年五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

(九〇四)

學生國學叢書
 方姚文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 本書減去售價一角

選註者

趙莊

震適

主編者

王朱

雲經

五農

發行兼
印刷者

上海河南路
 商務印書館

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 商務印書館

緒言

清代古文，其義法謹嚴，可繼韓歐正軌者，必推方苞；一傳爲劉大櫆，再傳爲姚鼐；三子皆桐城人，故時人爲之語曰：『天下之文，其在桐城乎！』後之論者，於劉不無異詞，至方姚之輝映先後，爲一代文宗，則無可疑也。乾隆以降，治古文者寢盛，方姚學說，徧於海內，世遂有桐城派之目。又或別其支流，謂惲敬子居張惠言皋文，籍隸陽湖者曰陽湖派。宗派之說不足道，然師友之授受，聲氣之應求，其來固有自。據陸祁孫七家文錄序，馬通伯桐城耆舊傳，則惲張之聞風興起，亦方姚有以導其源也。其生平事蹟，各有傳狀誌銘，通行之書，皆得見之。今采方氏年譜，與姚氏先德錄節爲略傳，又以意逆志，推求兩先生之風旨，而古文之所以有益於學術者，亦抒其所見，以備學者之采擇焉。

方苞，字靈皋，晚號望溪。先世避亂居上元縣，遂家焉。桐城，其原籍也。年三十，二舉鄉試第一，逾七年，成進士，聞母病，未及廷試，遽歸，未授職也。戴名世之獄，先生以南山集序列名被逮，獄成，論死，清聖祖特旨免治，曰：『方苞學問，天下莫不聞。』命隸籍漢軍，以白衣入值南書房，繼充武英殿修書總裁。世宗卽位，赦還原籍，授侍讀學士，歷官至禮部侍郎。立朝性剛而言直，卒爲忌者媒孽。乾隆四年，以蜚語罷職，仍在三禮館修書，凡兼領書局三十年。後以老病乞歸。十四年卒，年八十二。畢生致力於經學，於春秋三禮尤精。其治經宗宋儒，以義理爲主，不詳名物訓詁，著書至一百六十卷，承修各書不與焉。文集十八卷，集外文十卷。

姚鼐，字姬傳，嘗銘其軒曰惜抱，故世稱惜抱先生。姚氏爲桐城世族，伯父範，號薑塢，官編修，以學行名於時。先生少傳其業，而受文法於劉大魁海峯。海峯受業於望溪，傳其古文之學者也。年二十，舉鄉試，三十四，成進士，選庶常，改禮部主事，歷官至刑部郎中，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。時尙漢學，而河間紀昀爲書局總纂，

於書目提要中，尤喜隱譏宋儒，先生意甚不平，夙淡榮利，書竣，卽乞養歸。主講鍾山紫陽諸書院四十年，及門成就者甚衆，梅曾亮管同，其最也。嘉慶二十年卒，年八十五。所著書有九經說，兼義理考證，以通漢宋之郵；編古文詞類纂，別裁僞體，爲文章正軌，學者至今宗之。惜抱軒文集十六卷，文後集十二卷，詩集十卷。

方氏之學，宗法程朱，惟語錄之文，則不欲增和，其論古文，必曰質而不俚，又嘗自言其立身之蘄嚮，曰『學行繼程朱之後，文章在韓歐之間。』推其意，欲合程朱韓歐以一身任之，非學行爲一事，文章爲一事也。昔在孔門，文與道本二名而一物，論語天之將喪斯文，未喪斯文，諸語，朱子釋之曰，『道之顯者謂之文。』蓋孔子之所謂文，卽孔子之所謂道，文以載道，與爲隆污，故刪定六經以釐正之，四教先之以文，此以教門人小子游藝之事也，四科終之以文學，此以教七十子之徒，或專修之，或兼修之，游夏之徒，專修之者也，善爲說辭，善言德行，兼修之者也，七十子之後，文之統緒，傳於韓歐，道之統緒，傳於程朱，韓歐之道，不能醇而無

疵，程朱之文，又恐質而近俚，儒者以道自任，卽以文自任，故必合而一之，始完其職責，此方氏之旨也。

姚氏私淑於方氏，本其宗旨，篤信宋儒，與詆毀者齟齬而爭，見於文集與尺牘者多矣。然悟宋儒爲世所詬病，不但在文之直率，其空疏無據，果於自信，尤足爲學術之累。中庸曰：『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』文獻不足，則孔子於夏殷之禮，能言之而不言，亦云慎矣。方氏說經，專主義理，而略於名物訓詁，此於經學猶有罅漏，必待補苴者也。故姚氏論學之語曰：『義理也，考據也，詞章也，三者不可偏廢，必義理爲質，而後考據有所歸，詞章有所附。』推其意，欲兼程朱韓歐許鄭之長，方滿儒者之量，文與道不當歧而爲二，宋儒與漢儒更不當歧而爲二；兼采所長，不互攻所短，則姚氏之旨也。於文，則宋之語錄，漢唐之注疏，皆非所以爲文，其歸於韓歐也決矣。

方姚之風旨如此，其託體也尊，其取類也大，生當盛時，聰明老壽，學足以盡

其才，行足以副所學，文章之所以成其業者，固當彬彬焉爲『儒者之文』矣。文質升降，因乎世運，文勝之弊，韓歐救正之於先，質勝之弊，方姚救正之於後者，以文質偏勝，道且不明，不行也。然曾國藩與吳南屏書，謂古文無施不可，惟不宜於說理，此似爲語錄之文辨護。古文而不宜說理，又豈『駢儷之文』能之乎？此語未敢盡信；韓子之原道原性，皆說理之文，至精實者也；孟子牛山之木，魚我所欲諸篇，尤言近旨遠，善於說理之文也；曾之意，蓋謂說理之難，行文必矜慎不苟焉耳。但學者於古文之應用，必有懷疑，正以爲獨宜說理，外此則無施而可也。官府社會一切言事之文，凡有通行程式者，皆不能以古文之格行之；繙譯之文，演講之文，又不必以古文行之；至序記碑傳，以應世俗之求者，更何必甘爲人役，孳孳以從事於此乎？

然則古文之應用何在？曰：『將以爲爲學之具，蘄至乎知言知道之君子而已。』人之爲學，大率因文以見道，而能文與不能文者，其感覺之敏鈍，領會之多

寡，蓋相去懸絕矣；譬之尋幽攬勝，樵夫牧豎之所陋者，高人逸士徜徉其間，且感會於無窮，則觀古人之文者，亦猶是耳。至理趣情感，有動於中，發而爲文，又可因之以磨礱鍛鍊，閑節調和，使粗者以精，窒者以通，而學益進焉，此爲爲己之學，豈爲人之學哉！惟沿流溯源，不能讀唐宋之文，必不能讀漢魏周秦之文，不能讀近代之文，必不能讀唐宋之文，時代近則啓發易入，揣摩易做，是則編此二家文之旨也。

十六年，十月，二十三日，趙震。

方苞文

目錄

原過·····	一
讀孟子·····	二
讀周官·····	四
灌嬰論·····	七
于忠肅論·····	一〇
轅馬說·····	一三
孫徵君年譜序·····	一五
跋石齋黃公手札·····	一七
書淮陰侯列傳後·····	二〇
書孝婦魏氏詩後·····	二三

與王崑繩書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與劉言潔書……………一二八

與孫以寧書……………三〇

與孫司寇書……………三三

送王翦林南歸序……………三五

送左未生南歸序……………三七

送李雨蒼序……………三九

孫徵君傳……………四一

白雲先生傳……………四七

記吳紹先求二弟事……………四九

高陽孫文正公逸事……………五一

左忠毅公逸事……………五三

獄中雜記·····	五六
游潭柘記·····	六二
遊雁蕩記·····	六四
陳馭虛墓誌銘·····	六六
杜蒼略先生墓誌銘·····	六九
萬季野墓表·····	七一
宣左人哀辭·····	七七
武季子哀辭·····	七九

原過

君子之過，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，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，衆人之過，無心而蹈①之者十之三，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，故君子之過，誠所謂過也，蓋仁義之過中者爾，衆人之過，非所謂過也，其惡之小者耳。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，其得過也，必以人事之變，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；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，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，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。衆人之於大惡，常畏而不敢爲，而小人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；聖賢視過之小，猶衆人視惡之大也，故凜然②而不敢犯，小人視惡之大，猶衆人視過之小也，故悍然③而不顧。服物之初御④也，常恐其汙且毀也，旣汙且毀，則不復惜之矣，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，則不至於大惡不止，故斷一樹，殺一獸，不以其時，孔子以爲非孝，⑤微矣哉！亦危矣哉！

○蹈踐也，此處作『犯』解。

○凜然懼貌。

○悍然強橫貌。

○御進也。謂服物初進用也。

○禮

祭義：『斷一樹，殺一獸，不以其時，非孝也。』

讀孟子

予讀儀禮，○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，用此必有變通；及觀孟子，乃益信爲誠然。

○儀禮書名，所載皆冠昏喪祭之儀節。

孟子之言養民也，曰制田里，教樹畜而已，○其教民則謹庠序，○之教，申○之以孝弟之義，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，豈不知其美善哉，誠勢有所不暇也；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，則終亦可以至焉。其言性也亦然，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，○間一及之，而數○舉以示人者，則無放其良心，○以自異於禽獸而已。旣揭五性，○復開以四端，○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，○而擴而充之，則

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。④蓋其憂世者深，而拯⑤其陷溺也迫，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。

①周制，一夫受田百畝，餘夫二十五畝。里謂五畝之宅，亦一夫所受。樹畜樹桑畜家畜也。②殷曰序，

周曰庠，皆鄉學也。

③申重也，丁寧反覆之意。

④踐履也，孟子：『形色，天性也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

形。』養氣，孟子：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』孟子：『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』孟子：『夭壽不貳，修

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』

⑤數讀如朔（尸又丌）頻也。

⑥良心，本然之善心，卽所謂仁義之心

也。孟子：『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。』

⑦五性，仁義

禮智信也。

⑧孟子：『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，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，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，是非之心，智之

端也。』

⑨孟子：『仁之實，事親是也，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』

⑩孟子：『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

不可勝用也，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』穿，穿穴；窬，踰牆，皆盜竊之事。

⑪拯救也。

嗚呼，周公之治教備矣，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，層累而精之，不能用也，而孟子之言，則更亂世，承汚俗，①旋舉而立有效焉。有宋諸儒之興，所以治其心性

者，信微且密矣，然非士君子莫能喻^③也。而孟子之言，則雖婦人小子，一旦反之於心，而可信爲誠然。然則自事其心，與治天下國家者，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。

○汚俗美俗之反，書畢命：『舊染汚俗。』

○喻曉也。

讀周官^①

嗚呼，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，豈不甚蔽^②矣哉！中庸^③所謂盡人物之性，以

贊天地之化育^④者，於是書具之矣，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，故所以教之養之，任之治之之道，無不盡也；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，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，無不盡也；運天下猶一身，視四海如奧阼^⑤，非聖人而能爲此乎！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^⑥皆疑爲僞作，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^⑦，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^⑧，故疑是書晚出^⑨，本非聖人之法，而不足以經世也。莽之事不足論矣，熙